

人们大多把春天称为春姑娘，而我更想说春天是母亲，一位再伟大不过的母亲。据《中国国家地理》，她每年早早从广州出发，十六天到达长沙，二十三天到达武汉，四十天到达郑州，五十六天到达北京，六十三天到达沈阳，七十六天到达哈尔滨，九十九天到达漠河。晓行夜宿，风雨兼程，平均日行三十三公里。不出百日走完三千三百公里旅程，次第横跨三十个纬度。路上无人设宴欢送，无人接风洗尘，无人摇旗呐喊，无人擂鼓助威，但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巨大的身影和坚定的脚步。一路唤醒众生，一路催生万物，一路扫荡肃杀之气，一路洒下勃勃生机。所到之处，但见百花竞放，芳草萋萋，冰雪消融，万象更新。一句话，她带来了生命。而带来生命的，只有母亲。汉代刘熙《释名》云，春者，“动而生也”。若无春天这位慈母，万物将僵止不动，更无新的生命降生。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唯春为大，唯春为重。假如我有宗教信仰，春天就是我的天国，我的上帝。

或许你说广州是骑在北回归线上的南国都市，终年如夏，何春之有。不然。我在广州生活了二十一载，深知广州也有春天。且以木棉花为例。每当春季来临，它便赶紧抖落一身光色黯然的叶片，随即鼓起小孩拳头大的花蕾，继而放声大笑一般绽开红艳艳的五枚肥硕花瓣，黄嫩嫩的五柱花蕊简直可以同金色的阳光连线。轰轰烈烈，堂堂正正，英风豪气，鼓涌而出。岭南生命的象征，非它莫属。春天母亲的第一胎，非它而何？

九十九天后到达的春之旅终点站漠河，我虽然不曾到达，但同为东北的长春是我的生身故乡。长春大体位于沈阳和哈尔滨的正中间，既然六十三天抵达沈阳而七十六天抵达哈尔滨，那么抵达长春应在第七十天即“五一”前后。春天母亲尽管岭南塞北关外持续跋涉了七十昼夜，但到达长春时仍毫无倦意。只见她长袖一挥，顷刻间绿柳拂窗，白杨飞絮，丁香满城——无数紫色的丁香花穗脱袖而出。大街小巷，房前

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

林少华

屋后，一簇簇一片片，轻盈盈，密匝匝，紫云横陈，香阵冲天。那是生命的集体漫溢和喷发。毫无疑问，若无春天母亲的光临，长春这个北国春城之称势必沦为永远的 irony（反讽）。

青岛，我现在生活的城市，该说青岛了。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所以没提这座不无“小资”情调的可爱城市，肯定不会是有意忽略，而可能因为一来青岛不在春天母亲北上的主干道上，二来青岛物候表情不具代表性。我猜想，春天可能在快到北京的时候忽然想起什么，拐弯回头来看一下这座港城。这么着，青岛的春天比北京还晚。寒假后开学上课路上我就注意了，三月一日蔷薇开始鼓蕾冒芽，而到四月一日仍未长出像样的叶片。即使五月一日，合欢树仍在沉睡，半点也不见欢乐的样子；刺槐则刚刚睡醒，枝条多少有了重量感；叶子本来最大的法国梧桐也才勉强张开婴儿般的小手。所幸迎春花在三月中旬就按捺不住了，葳蕤的枝条着答答用出楚楚可怜的小黄花。大约是其妹妹的连翘却大方得很，跟在后头燃起一团团黄色的火焰。再往后，差不多就是粉白色的单樱了。这家伙爽快，“哗”地开了，云蒸霞蔚；“哗”地落了，一路花雨。应该是最为率性调皮的春之骄子。

说起来，今春我最是同樱花无缘。四月上旬身在武汉，落樱缤纷；中旬人到杭州，缤纷落樱；下旬返回青岛，勉强踩上单樱的尾巴尖。但也因此得以比较大体同一时节的三地春光差异。武汉热烈，如未谙世事的野丫头；杭州妩媚，如情窦初开的少女；青岛含蓄，如初为人妻的少妇。恰如母亲的三个阶段。以画比之，武汉是油画，杭州是工笔画，青岛则是水彩画。喏，车过八大关，从一个个路口巷口往里望去：丁香、双樱、玉兰、紫藤，石板路、镂花墙、老式门窗，辅以海面飘来的时浓时淡的水气雾气，感觉是那么含蓄、氤氲、幽深，令人产生无限向往和遐思——不妨说青岛是春天母亲最懂艺术情调的孩子，或者说是她的孩子笔下最为撩人情思的作品。

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！

谷雨

王鸣光

场春酒，醉醺醺地、陶陶然地在低吟浅唱着。还有柳枝，丰满了的枝条在风中缓缓起舞，也是一副醉醺醺的、跌跌冲冲的样子，趁着风摇过来，摆过去，无非是要找个东西来扶一扶，靠一靠，醒醒酒。

牡丹登台亮相了。“谷雨三朝看牡丹”。这牡丹，在立春、雨水中无动于衷，在惊蛰、春分、清明中，不

在我读初中那会儿，正遇上上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，而我偏偏爱上了读书，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莎士比亚、狄更斯、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等。个别生性顽劣的同学获悉我好这一口，就从封闭已久的学校图书馆偷偷弄出一两本翻译小说，让我初尝雪夜拥被读禁书的滋味。那当然要付代价的，我省下每天买大饼油条的钱去支付这笔费用，他们得了钱后就去买香烟。

饿着肚子看书，就格外珍惜，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吞进肚里，读到一些精彩段落就抄下来供日后反刍。文具店里三角七分一本的硬面抄，我陆陆续续买了十几本，普希金、海涅、莱蒙托夫等人的诗集，还有屠格涅夫的《父与子》、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、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、莫泊桑的《羊脂

夜光杯

“天之所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予，天民之先觉者也；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。非予觉之，而谁也？”

——《孟子·万章上》

此语为商初著名大臣伊尹所说，孟子不止一次引用。其实，更大的可能是孟子借伊尹之口，说出了自己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。“非予觉之，而谁也”，“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”（《公孙丑下》），两句反问连句式都一样。

本文分析这段文字，有四点。

首先，“先知”“先觉”，“后知”“后觉”，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客观事实。人们掌握信息，学习知识，开发智慧，提高觉悟，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，总是有先有后、有快有慢、有高有低。这既取决于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，如天灾频发、物产贫瘠就会延缓人文发展，又取决于人们生活的社会条件，如专制统治者就推行愚民政策。具体到个人，还取决于主观资质、态度和努力与否。总之，判断看似简单，原因实在复杂。

其次，“先知”是早于众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人，就具体事实来说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先知。国家

江南社戏风俗画

曹伟明

江南的老戏台历史悠久，它是伴随着江南经济的繁华而繁荣的。江南的老戏台，一般坐落于小镇的中心，或在城隍庙里，或在园林中。那丰富多彩的二胡、竹笛、锣鼓、月琴等民间乐器的音乐之声，填满了大街小巷。舞台的戏曲演出，让观众者的人群，把弄堂挤得更瘦。看戏的小船，把河道布满成船道，可以让人们从此岸走到彼岸。在飞檐

且有香椿可吃，香椿看上去“绿瘦红肥”似的，但已经是暗暗的“红”、瘦瘦的“红”，是充满了离情惆怅的“红”，是卸妆后残留的一抹艳丽。滋味却是此时最好。有“雨前香椿嫩如丝”之说。将椿芽与鸡蛋粉搅均匀，炸熟，称之为“香椿鱼”，食之脆响若春雷，有万紫千红般的热闹。“椿”与“春”同音，细嚼慢品间，是要将一场最美春色化作一缕可咀嚼、可追忆的滋味。

手抄《茶花女》

沈嘉禄

何时将一个飘在巴黎的妓女写得这么美艳而且善良？她为何骄傲淫逸，沉湎在污浊的上流社会难以自拔？她又为何自甘堕落，先后倒在摩里阿隆公爵和瓦尔维勒男爵的怀里？而亚芒明知玛格丽特是个“水性杨花”的女人为何还一往情深地爱她？一个青涩少年仅有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经验，远远不够用

“先觉觉后觉”

白子超

出现、学校建立后能够去学习的人，即“士”，开始都是贵族子弟，后来私学兴起，平民加入。这些读书人构成儒家话语体系中“先知”的主体。而“先觉”是“先知”中的出类拔萃者。他们由掌握知识，到形成理论，生发智慧，提高道德，树立志向。他们的最大特征是，对人的主观世界以及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有非同一般的探究，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。儒家说法，这些人已成“君子”，其中少数人可成“大人”，极个别的可成“圣人”。

再次，“使……觉……”句式表达的是天命。先知、先觉天然地背负启发、教导、指引后知、后觉的使命和义务。天意是让“天民”——所有民众共同发展和幸福，而先知、先觉就是具体的带领者、引路人。这被孔子、孟子所揭示，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一项根本内容，一个重要原则。在此重大问题上，儒家思想远胜其他各家各派。



不过“知”“觉”与否还要看人的内因。孔子曾批评：“困而不学者，民斯为下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考察现实，此类人为数众多。尽管先知、先觉要始终如一地“使……觉……”，但历史总有大量的无奈。老天爷也没办法！

最后，“以斯道觉斯民”。孟子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，“斯道”指尧舜之道，其后的文武之道、周公之道，以及孔子之道，一脉相承。至孟子，表述为“王道”。以“王道”觉悟民众，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共产主义教导新中国四亿五千万人，可有一比。民众的绝大多数，都在心中描绘了一幅美好图画，并愿意为之奋斗。这就是正能量。

人类社会是庞大而又复杂的共同体，各种思想学说不一而足。在古代中国，儒家思想便是“铁肩担道义”的一种，与道家、释家有所不同。庄子固然是高妙的“先觉”，个人精神已经自由，但万千民众怎么办，具体来说他是不管的。大乘佛教或佛学修行者在追求自己解脱的同时，也有“普渡众生”之说，但说归说，实际行动却相当有限，因而到达“彼岸”（觉悟）者少之又少。何况，对“觉”的理解，三家并非完全一致。



书法 王介平

为角儿分忧。等到剧情转换，戏迷们回过神来，他们立马故态复萌、话语笑声频频，瓜子花生嗑声阵阵。

“戏场小天地，人生大舞台”，戏剧往往是古镇上最接地气的文艺样式，它来自于生活，又反哺着生活。“虚弄干戈原是戏，略加装点便成文”，这便是古镇人们对戏剧喜欢的原因所在，也是如今乌镇“戏剧节”越办越好的魅力所在。

